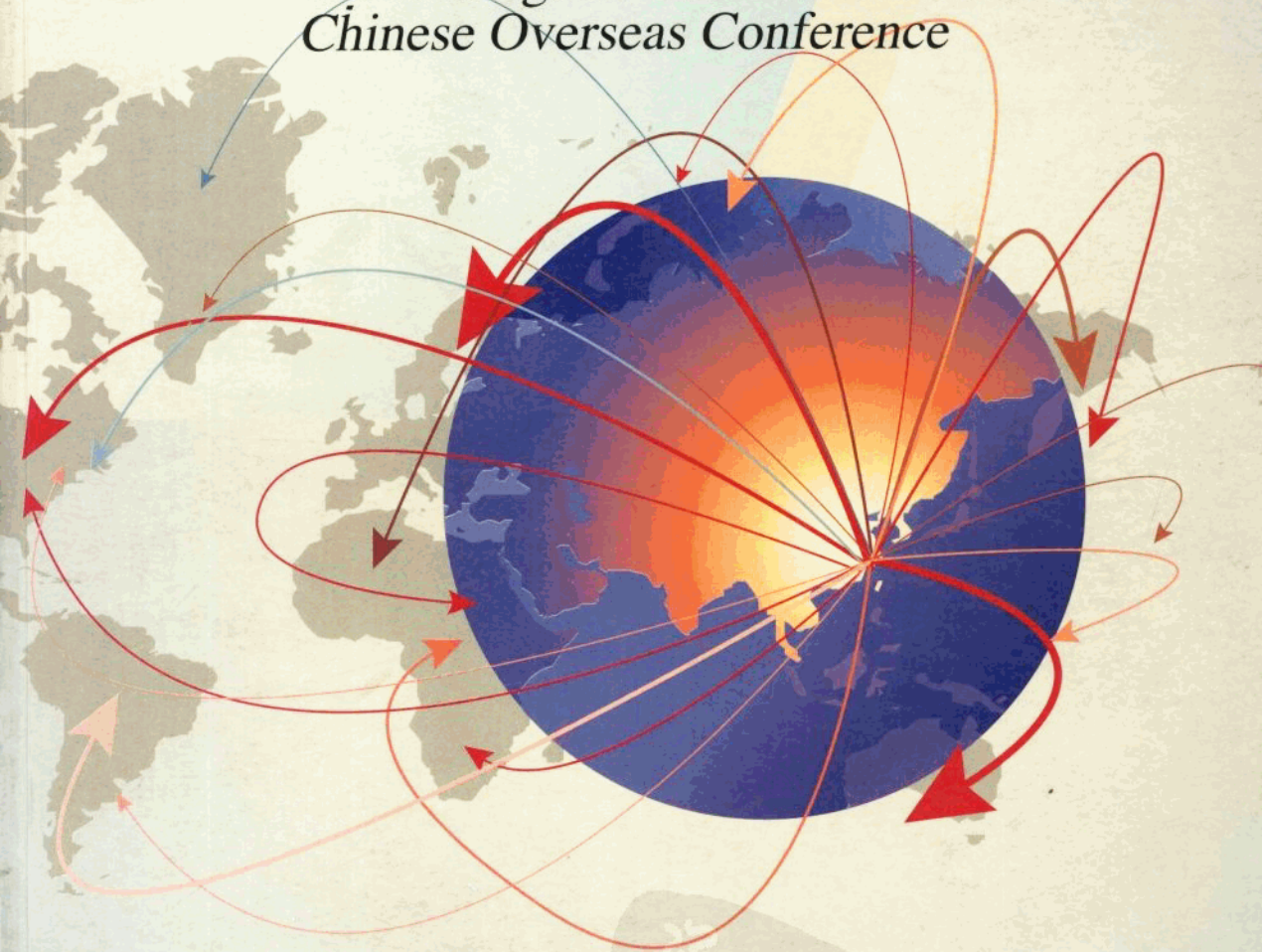


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Ⅱ

Proceedings II: The 4th International
Chinese Overseas Conference



- ▼ 時間：2001年4月26-28日
- ▼ 地點：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 ▼ 主辦單位：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 Date: April 26-28, 2001
- ▼ Venue: Center for Academic Activities, Academia Sinica
- ▼ Organizer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
ISSP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目次

Contents

(依照研討會之議程順序編排 In order by paper presentation on program)

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文教育	周聿峨	1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Digest)	Yu-e Zhou	
略論海外華文教育的多樣性	趙和曼	11
On the Variety of Overse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e-man Zhao	
Chinese Overseas as a Minority in Majority Settings	李勝生	19
	Peter S. Li	
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Worldwide	陳志明	41
華人民族學文化圈：世界華人社群的人類學研究	Chee-beng Tan	
尋找藍天——從漢學到華學	李又寧	60
	Yu-ning Li	
華僑抗戰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李盈慧	61
	Ying-hui Lee	
Chinese Immigrants in Sao Paulo, Brazil, and in Lima, Peru: Preliminary Case Studies	Maria A. Benavides	73
中國契約勞工與古巴中國總領事館之設立	熊建成	93
The Chinese workers under Contrac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in Cuba	Chien-cheng Hsiung	
Undivided Loyalty and Extraterritorial Domination: Overseas Chinese Polic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eriod	王靈智	104
	Ling-chi Wang	
Reaching Out and Incorporating Chinese Overseas: The Trans-territorial Scope of the PRC by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ette Thunoe	132
台灣地區移民變遷之研究	夏誠華	167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Emigration in Taiwan	Chen-hwa Hsia	
An Overview on Ethnic Chinese in Japan	斯波義信	187
	Yoshinobu Shiba	
Minor but Essentia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Yokohama	伊藤泉美	188
	Izumi Ito	
The Changing Identities of Ethnic Chinese in Japan	過放	189
	Guo Fang	
從北海道華僑探討日本華僑社會的特色	許淑真	190
Exploring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Japan through Overseas Chinese in Hokkaido	Shu-zhen Hsu	
走出困境——大馬華族政治、文化脫鉤的奮鬥	鄭良樹	201
Beyond the dilemma—the struggl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an-soo Tay	

跨國投資與族群資源:東南亞台商與華人幹.....	龔宜君 I-chun Kung	212
華人企業家和關係：對於香港印尼歸僑商業活動的初步研究	王蒼柏 Can-bai Wang	225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nd Guanxi: A Study of Returned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Hong Kong		
東馬來西亞地區華文獨立中學之研究	古鴻廷 Hung-ting Ku	226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in East Malaysia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s in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	麥禮謙 Him Mark Lai	24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陸華文學校的發展		
Mamie Kai of Marana, Arizona: From Seamstress to Billionair	鮑家麟 Chia-lin Pao Tao	262
馬隆那的凱毛咪：由裁縫到富婆		
印尼在台僑生對印尼華人問題態度之研究	唐潤洲 Jun-chou Tang	263
東南亞華人融入所在國主流社會的地域差異：印尼與泰國之比較	陳秀容 Xiu-rong Chen	276
Between Nation and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Overseas Taishanese, 1909-1937	徐元音 Madeline Hsu	289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東南亞僑務政策(1949-2000)	林若雪 Juo-yu Lin	324
1978 年以來中國吸引海外貸資的政策和成效	莊國土 Guo-tu Zhuang	334
Policies and Effec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racting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 since 1978		
淺談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的發展與研究	李國樑 Guo-liang Li	350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dynamics On the Subject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Church	杜恩沛 Samuel To	362
北美華人與教會的關係		
Taiwanese Buddhism in Search of Identity: Taiwan's Modernization and	松金公正 Kimimasa Matsukane	376
Socialization through Changes in Buddhism		
海內外媽祖研究的探討與比較	張珣 Hsun Chang	377
從比較移民史的角度看二次大戰前的中國海外移民	張存武 Tsun-wu Chang	395
從國到境：「華僑」的相對主義及其應用	朱浚源 Hong-yuan Chu	405
Where is Home for the Chinese South Africans? The Myriad, "Translated",	Yoon Jung Park	429
Situational, an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South African-born Chinese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夷官”與“逃民”：明朝對海外國家華人使館的反應	陳尚勝 Shang-sheng Chen	459

明中後期廣東僑民在南洋的活動	李慶新 Qing-xin Li	472
清末福建的海外移民事情	松浦章 Akira Matsuura	498

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文教育

周聿峨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廣州

全球化是一種經濟運動過程，但它波及到人類生活的各層面，也對海外華人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最起碼有：移民（流動）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商業活動的全球化等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帶動華語言及中華文化的廣泛傳播，海外華文教育隨之而發生演變。因此，把海外華文教育放在國際社會的變革中分析，放在國際關係的變化中加以研究，才可能恰當把握當代華文教育的變化。

海外華文教育的發展，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界線，那麼，冷戰的結束則帶來了華文教育的又一次變革。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海外華文教育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海外華文教育與國際關係

戰後國際關係，在雅爾達體制基礎上產生了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尖銳矛盾和鬥爭，形成東西兩極的對立。從而影響到戰後整個國際關係的發展。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立和對抗達 40 多年。在亞洲，美國進行了一系列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侵略活動，並從意識形態、外交等方面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封鎖和隔絕。東西兩方互相攻擊並妖魔化。戰後的華文教育就是和這些多重關係糾纏在一起，起碼受著三個方面的影射和干擾：一、國際關係中冷戰思維即意識形態的影響；二、受制於地緣政治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制約；三、兩岸關係的干擾。主要表現在：

華文教育被納入意識形態對立所形成的尖銳矛盾中。在歐美各國，由於華人數量少，問題不是很突出。但在華人數量較多的東南亞，問題則十分尖銳。在東南亞的民族獨立運動中，西方國家的應變之計是把政權移交給殖民地的保守人士和右派團體，扶植親西方政權；代價是他們必須加入反共、反蘇、反華的陣營。東南亞各國基本上是這類型的新興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西方掀起了反對中國的反共反華運動，東南亞國家大多成了反共戰線的一員，緊隨其後。並將反共反華擴大之，在本國推行反對華人排斥華人的排華政策。把華人說成中國的“第五縱隊”，華文被視為社會主義語文，甚至把華文教育和共產主義的傳播聯繫在一起。（1）這就把華文教育從學習民族語言文化轉化為政治問題，變得十分敏感。華文教育在各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打擊甚至禁止。冷戰的結束，東西方關係的改善，基本上消除了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形成的尖銳矛盾，華人是“第五縱隊”的無稽之談不攻自破，華文是社會主義語文的論調不再重提，華文教育的敏感性也隨之而降低。這就為華文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較寬鬆的政治環境。

籠罩在中外關係的陰影之下。既然存在著由反共反華進而“排華”的問題，那麼，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影響華人在當地的處境以及華文教育，也就是極自然的了。早在 50 年代，中國就提出了解決雙重國籍的主張。這雖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但中國和各華人居住國關係的風吹草動仍會波及到華人。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關係的改善曲折而緩慢，新加坡和中國遲至 90 年代才建交。各國的華文教育政策也隨著與中國關係的變化而時有調整。冷戰結束後，國際大氣候的變化，也改變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各國都致力於發展本國經濟，經貿往來與合作成了雙邊關係中的主要內容，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穩步發展，籠罩在華人頭上的陰影也漸漸淡化。

制約著華文教育的當地化進程。戰後相當時期內，華人在東南亞面臨的是生存權利的問題。本來，華人在當地的開發和發展中都發揮了不容否認的作用，在反對殖民統治，特別是日本侵略的鬥爭中，華人和當地人民一道浴血奮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國家獨立後，他們面臨的理應是一個做出貢獻的民族在新興國家中的權利和義務的問題，然而，他們連少數民族的的地位也未能獲得，只是“外僑”、“外國人”，甚至是“非法居留者”。他們被宣傳為對國家有害的群體，被視為壟斷了國家經濟，造成了原住民的貧困。在大多數國家，華文教育不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原有的華文教育已失去了生存的環境，如何應對，怎樣調整，這是擺在華人面前的難題。進入 90 年代，各國的華文教育展開了針對本國實際的改革。華人認識到，作為居住國的少數民族，有權利學習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同時要改變原來的指導思想和做法，華文教育要當地化，要成為當地“多元文化”的組成部分，納入國家教育體系，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服務。

意識形態的對立，扭曲了華人與政府的關係。不僅當地政府和主體民族沒有正確地認識和評價華人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華人自己對戰後突如其來的新形勢也不知所措。他們本來是要落葉歸根的，是形勢的突變斷絕了他們的回歸之路。因為長期以來只是作客居的打算，自然較少關心當地事務，較少關心政治，對於如何爭取自身的權益，也缺少組織上和心理上的準備。所以在受到排斥打擊時，只能任人擺布。在政治、語言文化教育諸方面都受到歧視，始終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冷戰結束後，隨著“和平與發展”、民族寬容、多元文化等觀念的倡導，隨著世界範圍人權狀況的改進，人類社會各民族間的理解與寬容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華人在居住國的地位才得到普遍改善。華人也進一步當地化，他們在本國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得到了當地國家的肯定和好評。華人的政治地位也獲得承認，並逐漸獲得比較公平的待遇，在被接受、被尊重的環境中，華人也確立了自己是居住國的一分子的信心。

冷戰後華文的實用價值凸顯。冷戰結束後，經濟和科技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提高，而意識形態的對立淡化。各國都加緊發展自己的經濟，從而出現了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新的不平衡的狀況，導致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的趨勢加快發展，並且對政治多極化起著重要的影響和推動作用。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華文的實用價值也隨之提高。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有著密切的經貿往來，對華文華語的重要性更是有深切認識。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闡述華文對發展本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並號召本國的華人及其它族人士學習華文。（2）

這種認識改變了在華文教育問題上政府和華人的對立態勢，成了促進華文教育的重要動力，也為華人推動華文教育拓展了空間。

二、全球化對海外華文教育的影響

如果說冷戰的結束為華文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環境和空間，那麼，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海外華文教育從內容、形式、手段等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

1、推動力增強

一種語言的生命力，從根本上講在於其實用價值。英語如此流行，就是因為它是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使用最多的語言文字。全球性的“華語熱”，則明顯地與經濟領域緊密相連。首先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崛起提升了華語在全球的地位；其次是海外華人經濟地位的提高及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進一步活躍。正如有論者指出：“拜中國近 20 年來致力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之賜，以致中文市場崛起及在國際社會逐漸占一席之地。不但世界各地使用華語的趨勢日愈廣泛，資訊科技方面的中文使用例如中文網路、中文搜尋網站、華文視窗系統及全球中文頻道等愈來愈蓬勃，而在經貿方面，以華語作為交易用語的全球華人企業網路也在不斷增長中。”（3）

原來對華文十分敏感的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和學者，紛紛提倡學習華文。馬來西亞領導人說，“鑒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臺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往來加強，馬來西亞人懂得華語將有助於促進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聯繫。”（4）菲律賓經濟學家末那洛·維禮牙士則有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認為中國的普通話已成為亞洲地區的“功能語言”，在亞太地區，中國的普通話遠較英語管用，亞洲的三個新興工業國家與區域（臺灣、香港、新加坡），普通話是華人唯一可以溝通的共同語言。而且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也有大量華人，還有十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如果菲律賓華人從事國際性商業活動，佔便宜的地方是到亞洲許多國家接洽生意，言語上沒有障礙，人際關係已除去了一層隔膜。（5）菲教育部長安德魯·戈塞萊斯在第三屆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開幕禮致辭中講到：“中國將會是一個經濟強國，在政治上也將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東南亞的每一個國家，必須有一支‘中國專家’的主力軍。”“能講中國語言的人，是 21 世紀前進中不容忽視的力量。”（6）泰國、新加坡政府，近年除了不斷與中國進行各種商業合作計劃，也實行一系列語言教育政策鼓勵年輕人多學華語。（7）就連多年排華，曾將華文與毒品並列的印尼（8），也大力恢復華文教育。不僅東南亞國家如此，最近，英國籍歐洲議會議員沃森提出，在 21 世紀，中文和英文將是全球最主要的兩種語言。掌握中文不僅有助於商貿活動，而且還符合“全球化”的大趨勢。英國應該順應這個“世界語言潮流”。（9）可見。隨著華文是實用價值的提高，推動華文教育的力量，不再局限于華人社會。

2、內涵進一步豐富

《華聲月報》報道：1889—1999 年間來中國學漢語的人數達到 251900 餘人，是 50—60 年代的 34.7 倍，80 年代的 4.5 倍；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已開設 29 個國家的對外漢語教學節目；美國目前開設漢語課程的高等學校已超過 700 所，註冊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 1990—1995 年間增加了 36%；法國至 1998 年共有 100 餘所中小學、76 所大學

開設了漢語課程；泰國政府制定了在全國公立中學廣泛開設漢語課程的計劃，有些商業學校還規定學生必須學中文；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市政府設立了一條電話專線，向母語為普通話和廣東話的市民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時的電話服務，漢語成為加拿大第三大語言；在一些亞洲國家，漢語已成為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外國語。（10）每年報考中國漢語水平考試人數也急遽上升。

這組報道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內容豐富的“華文教育”概念。如果說 80 年代以前“華文教育”一詞指的僅是“海外華人實施的一種以華文為媒介語的語文教學。”而今，人們對華文教育的理解內涵越來越豐富。起碼有如下意思：海外華人實施的華語文教育；中國政府進行的對外漢語教學；各國大學裏開設的中文課程及為培養商業人才而舉辦的各種中文學習班等。

華文教育原本的注意力集中在華人社會本身，而隨著世界華語熱的出現，華教工作者不再自我封閉，而是與各種中文教育形式相結合，互相促進。最明顯的就是與世界漢語教學相結合。漢語教學是一門世界性學問。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世界已有 60 多個國家的各類學校開設漢語課，不少大學設置了中文系。華文教學和漢語教學本來有許多共同處，但在傳統上是很少聯繫的。近年來情況有了明顯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以前把華文教育只是理解為華人的母語教育，現在則同時賦予其漢語教學的意義，強調華語是一門有用的語言，是聯合國通用語文之一，是研究人類文明財富東方文化的工具。這就突破了只是華人才學華語的概念。以前一直堅持華語是華人的母語，現在根據實際情況，認為華文華語對大部分海外華人，已不再是母語。這樣在教學方法上，就要定位為第二語言、外語。借鑒漢語教學、英語教學的方法。目前每年都有世界性的有關華文教育和漢語教學的重要學術會議，如美國各大學中文教師組織的中文教師學會主持的“全美中文教師學會年會”、臺灣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兩年舉行一次的“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北京的漢語教學學會每三年召開一次的“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兩年一次的“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等。每次會議都是從事各類型華語文教育的人士共聚一堂，互相切磋。當然，各次會議也各有側重。這種融合與交流，營造了一個發展華語文教育的良好環境與氣氛。

在這豐富內涵的華文教育中，目的也是多層次的：中國方面所進行的工作，在於弘揚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為世界各國學習漢語的人士提供學習條件、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海外華人所進行的活動，其意在於為華人子女提供學習民族語言的機會；爭取民族的平等地位；保持民族特性；等等。隨著時代的發展，現在的華文教育與傳統華文教育有了很大差異。

3、華文教學手段、方式的全球化。互聯網改變了世界的聯繫方式，也將改變華文教育的傳統方式。進入 90 年代，海外華文教育開始了華文教育技術的變革，努力將電腦和互聯網技術應用於華語教學。中國大陸、臺灣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是推動變革的策源地。如臺灣興建的“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馬來西亞董教總利用網路技術與中國開展遠端教學；新加坡籌建華文教學數碼資源中心等。2000 年 6 月新加坡國立大學電腦學院、中文與東方語言資訊處理學會及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學會主辦，在新加坡舉辦全球華人教育資訊科技大會，交流全球華人分享應用電腦科技與中

文教學相結合的經驗與成果。這標誌著全球華人聯合起來以現代化手段推進華文教育。中文教學科技及華文教材的設計與開發等將成為華文教學中受到關注的問題。在2000年澳大利亞召開的全球教育會議上，提出了“全球化課程”的概念，這也正是當代華文教育在變革中所要面對的。

華語的發展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如果說以前華文教育的推進主要靠學校教育，那麼，目前華文教育的推進則是立體的。如在資訊科技方面，中文互聯網、中文搜尋網站日漸蓬勃；在電視媒體方面，全球中文頻道大量湧現；華文報刊也呈發展趨勢。這些為華文的學習創造了良好的大環境。正是在這種華文華語“全方位”發展的背景下，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提出，寄望全球華人能在資訊產業革命和全球化的衝擊下，利用電腦資訊、媒體和互聯網技術，建立一個以全球華人的語言、文化和經濟為中心的媒體和網路世界，以凝聚和重整全球華人的總力量。（11）相信全球化時代將把海外華文教育帶入一個新時代。

4、華文教學“本地化”

目前，海外華文教育的變革，可概括為，“全球化思維”、“本土化模式”。在“第二屆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總結報告”中提出，華文教育的革新要“配合各國形勢之需求及世界教育發展的趨勢，實現教育的現代化”，具體目標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與國際化。共性是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所謂探索新路向，就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研究、認識華語文教育如何從教育方針、教育體制、培養目標、教材教法等等方面，真正適應已經變化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物件的需要，從而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這種探索，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學校，將會有不同的方式和取向。

（12）目前，各國根據實際情況和多元化的概念，組織專家學者和教師編寫適合本國情況的教材；引進國外先進教學理論，更新教學手段。同時，對華語文教師培訓和華語文教材編寫問題予以特別關注，因為教師和教材是建構教育工程的兩塊最重要的基石。

三、東南亞華文教育的變革

儘管華文教育的內涵擴大，但就海外華人研究者而言，研究的著眼點仍在華人華僑興辦的華文教育。華文教育最集中的地區仍是東南亞各國，東南亞華人及華文教育的變化，又最能反映海外華人的變化。綜觀當今世界，變革與發展涉及到各個領域。各國在冷戰結束後無不根據變化的環境和任務進行自我調整和變革。中國在調適，華人所在國在調適，華人社會在調適。海外華文教育也加大了自我調整和變革的力度。就連印尼，華人政策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寬容原則宣言》、1996年巴塞羅納《世界語言權利宣言》（13）所倡導的精神，不僅使作為少數民族的海外華人大受鼓舞，也漸為各國所接受，並成為各國華人爭取民族語言教育的依據。東南亞各國在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華文教育模式，幾個華文教育規模較大的國家情況大致如下：

馬來西亞：建立民族母語教育體系，使華文教育成為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在海外華文教育中應說是個例外。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雖也經歷過低潮，但以華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華小、獨中一直存在。多年來在董教總的領導下，華文教育工作者把爭取將華文列入國家教育主流，各民族的母語教育一律平等作為基本奮鬥目標。他們不僅要辦小學、辦獨中，而且決心興辦華文高等教育。從七十年代起，他們的口號就是“支援獨中，維護華小，發展高等教育。”為解決獨生的升學問題，董教總成立了獨大有限公司，爭取自辦一間華文大學獨立大學，但遭政府的拒絕。此後的二十多年中，馬來西亞華人不懈努力，終於於1988年創辦了三年制大專“南方學院”。1993年董教總教育中心落成，1997年開辦“新紀元學院”，其目的也是要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大專課程，與國外大專院校聯辦不同模式的雙聯學位元元元課程。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終於有了新的突破，邁上了高等教育的臺階。他們要以華文教育特有的教育質量和水平為國家培養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才。當然，前進之路並不平坦，華人發展母語教育的目標和政府的政策時有衝突。

新加坡：重新重視民族母語教育。新加坡是個華人占76%的國家，但並沒有像馬來西亞那樣保留了華文教育體系。只是在“西化”之風嚴重襲來時，在華人文化尋根的影響下才重新提倡華文教育的。因此，新加坡近年有關華文教育的運作，總是把弘揚華族文化放在首位。李光耀和吳作棟在講話中多次強調學習華文華語的重要性。認為新加坡華人學習華語是認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他們號召年輕人保留傳統文化，接受和傳播對新加坡繁榮進步起積極作用的華族傳統思想和價值觀念。新加坡的推廣華語運動同時也注意宣傳華族文化，為配合推動華文教育，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於1993年新設立了華文課外讀物理事會，目的在於審閱和推薦適合華族學生閱讀的華文課外讀物，鼓勵華族學生閱讀華文課外讀物，以提高學生的華文水平和認識華族優良傳統文化。（14）新加坡政府還從提高華人母語教育水平的角度做了不少工作，如成立了一個以王鼎昌副總理為首的“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研討華文在學校裏的教導和學習情況，設立了一些華英文並重的特選中、小學。1988年底，新加坡政府宣佈鼓勵以第一語文的要求來教華文。社會上反應熱烈，許多小學都表示希望以第一語文的水準教學華文。近年來，新加坡政府不斷推出提高華語水平的措施。

1999年1月21日，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國會宣佈華文教學新政策時說，政府對華文教學所採取的政策是讓每個新加坡人在學校學習母語“時間越長越好，而且讀得越高水準越好”。但是，每個學生的學習能力都有所不同，而為不同能力的學生制定不同的水平，將有助於鼓勵每個學生努力爭取達到自己能力所及的最高水準。政府將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一方面擴大修讀高級華文的人數以培養一群華文文化精英，培養一批對華族文化傳統、歷史、文學和藝術根基深厚的核心分子，使其成為華文教師、作家、新聞工作者、社區領袖、國會議員和部長；另一方面也將為所有學生，特別是那些在學習華文方面遇到困難的學生，制定比較實際的華文水平，以鼓勵他們繼續學習華文。他還說，政府也注意到有小部分的學生無法掌握華文。學習華文所面對困難，很可能會使這批學生對華文和華族文化產生厭惡感。為了鼓勵他們繼續學華文，中學和初級學院將開設較強調讀聽能力的華文‘B’（CL‘B’）課程。也就是說，新

加坡政府把華文教育分作三個層次：培養華文文化精英的華文課程、普通華文、強調讀寫能力的華文B課程。（15）

新加坡也重視華文華語的實用價值。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義安理工學院等院校都開設了商用華文課程。1989年初，新加坡聖約瑟書院打破130年來的英校傳統，首次開辦第一語文程度的華文課程，並且計劃把一門課擴大經營，將來擴展為華文部。1989年10月新加坡管理學院、聯合報等機構聯合成立了一個華文企業管理課程促進會，以便為該國受華文教育的企業管理人員提供一系列華語管理課程，促進他們與港、台、大陸的溝通。

菲律賓：將華文定位為華人的第二語言：進入80年代，菲華人振興華文教育的呼聲不斷高漲。近年來掀起了一場華文教育改革運動。1991年5月，菲律賓成立了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提出華文教育必須有新的目標、新的內容、新的方法、新的主張。為了有的放矢，1991年底，華文教育研究中心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大學院合作做了“菲律賓華人學生文化背景與認同意識的調查”。結論是菲華年輕一代，不只在理智上，而且在感情上也明顯地傾向於自己的國家菲律賓。與此同時，將活動範圍擴展到亞洲的華人居住地區和美國等環太平洋地區。他們在語言習慣上已認同當地，大家樂語已成為他們的第一語音。另一方面，他們大多希望接受華文教育，保留中華文化的素質。菲華文教育工作者還加強與中國大陸及臺灣的有關專家學者的聯繫，針對菲華文教育存在的問題共商對策，他們認為，菲華校的華語教學一向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播，甚至把中華文化傳播與華語教學劃上等號，認為華語教學就是中華文化教學。主觀上過分重視中華文化的承傳，忽略了華語教學主要是培養學生華語交際能力的目的，正是目前華校華語教學成績每況愈下的一個主要原因。以後應將華文教育的注意力由如何承傳中華文化轉到培養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華語教學應該改為第二語言教學。第一語言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知識的傳播，後者是技能訓練。為適應新的規劃，他們採取了如下措施：借鑒外國先進經驗，根據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制定了新的“菲律賓中小學華語教學大綱”，以此作為推進華語教學改革的基礎；他們利用各種途徑培養師資；開發多種渠道彌補學校華文課時少的不足；動員全體華人關心支援華教；加強和世界華文及漢語教學工作者的聯繫。經過近十年的華教改革，菲律賓走出了自己的華文教育之路，他們採用第二語言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所進行的華語教學改革，收到了顯著效果。（16）

泰國：華文學校在泰國的法律地位是獲准兼授外文（中文）的泰國民辦學校，華文是外國語的觀點也早為包括華裔在內的泰國人所接受。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主要的並不是表現在原來的華校每天一節的華文課從初小放寬到高小，而主要是：1、大專院校開設華語課。早在1978年，泰國政府就准許所有商業院校開設漢語課。目前開設漢語課程的大學有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藍甘杏大學、宋卡大學、清邁大學等。2、開辦漢語夜校和短期學習班。3、華人社團開辦學習華文及東方文化的短期學習班、書院等。其中影響大的有由泰華文化教育基金會開辦的“東方書院”，由報德善堂主辦的華僑學院擴展而成的華僑崇聖大學。4、台商開辦華文補習班。這是近年出現的新現象，如泰國臺灣商會於1992年辦起了“華夏華文補習班”，在周末上課，班別從幼稚園

園班到小學五年級。同類學校還有“中華語文中心”等。華文教育如此活躍，主要是因為華語在泰國的有用性越來越高。有資料顯示（1992年），泰國每年培養的可投入企業界和教育界的能粗略讀寫華文的人才不足70名，而市場的需求每年約500名。隨著中泰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隨著臺灣商人到泰投資設廠的增加，隨著到泰國旅遊的華人數量的上升，華文人才的需求量也日增。特別是臺灣開放泰國勞工前往臺灣工作後，華文更成了謀生的一技之長。（17）

發揚中華文化之精華既是華人的心願，也為泰國政府所接受。泰國華人同化程度相當高，歷代的泰國政府對華人採取同化政策的同時，給予華人以真正平等的權利，也尊重和吸收中華文化。這種微妙關係，可從華僑崇聖大學的創辦看出一二。該大學的創立由泰華42個具有代表性的社團作為發起人，是泰國全體華僑華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籌建委員會主席鄭午樓在談到此事時說，之所以用“華僑崇聖”作校名，就是為了表達泰國華人在泰皇庇蔭之下，對泰皇陛下的崇敬和效忠。正是由於泰皇的聖德，我們才得以安居樂業，進步發展。此外，泰皇還賜予泰文校名，這是整個泰國華人的共同光榮。聖大將保持及發揚中華文化及泰族文化的傳統精神與美德，並配合西方現代科技的吸取，培育出具有現代知識、德行鑒修、真正造福人群的高級人才。為了加強研究華夏文化學術，聖大已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中華文化研究院。泰國華人可說是既融合於當地社會又發揚中華文化的典範。

印度尼西亞：瓦希德政府上臺後，華文教育獲得生機。目前印尼華文教育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國家指定的大學開設的漢語專業，培養漢語高級人才。現在其他大學也積極謀求開設中文專業。第二層次為各類華文培訓班，如商業、貿易、酒店、旅遊、銀行等專業培訓班。第三層次，也是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由華人社團舉辦的華文補習班。印尼曾是華校最多的國家，禁絕華文及華語文教育30多年後，此次華文教育的復興，不是簡單的恢復，而是迎頭趕上。有關人士認為華文教育不僅是華人子女接受中華文化的途徑，也可以傳播中華文華，促進中國與印尼友好。根據當前東南亞各國華文教育的變革，他們認為，印尼的華文教育應納入印尼國民教育體系，作為印尼國民教育的第二外語來教學。印尼政府教育部還直接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簽訂協定，由中國派漢語教師協助印尼培訓師資。這一巨大變化是許多人所始料不及的。這是時代對華文教育的推動。

此外，汶萊、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家的華文教育近年來也取得很大發展，而且根據本國的實際摸索出獨特的辦學方式。

四、華文教育面臨的挑戰

華文教育所面臨的首先是自身的整合。

文化整合 全球化時代必將帶來華人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作為理解全球化對海外華人影響的一個切入點在於一、做好全球人，強調不同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之間的發展與協調。二、作為民族國家（定居國）的國民在參與世界現代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與各自國家的發展尋求平衡；三、保持民族性，海外華人自身文化的特質進一步明確與凸顯。也就是說，海外華人所面對的是怎樣將民族性、傳統性、現代

性在全球化所提供的廣闊的文化情境中獲得更多的對話和多樣性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化為華人提供了又一次提升自身素質的機會。有望在全球化推動下，演化出更高素質的華人族群。

華商網路的擴大發展，強化了華文教育的使用價值與民族親和價值。華人自身活動的全球化將對華文教育產生很大推動作用。但海外華文教育及海外各地的華文有很大差異，影響了海外華人之間融洽交流。人們很容易簡單地認定全球華人同屬同文同種，應當很容易進行交流合作。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各種原因，中國及海外華人早已衍生出不同的意識形態、生活價值體系及語言變體。全球化進程中，華人要面對這些摩擦，求得調適。使華人之間有個寬容的認識。

華文整合 隨著華語在全球各地日益通行，它與英語一樣，也開始衍生各種區域華語變體。過去屬於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華人，由於近百年來各自不同的歷史命運，加上華語與當地通行的漢語方言以及外族語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並深受當地華人認同的華語變體自然產生。（18）同時，漢語繁與簡；中文拼音、注音拼音、自然拼音；不同譯音等自我干擾的問題。這些人為的因素，影響了華文華語在世界範圍的推廣。這些都顯示了華文自身整合的必要。

價值觀念整合 在觀察和把握全球化態勢下的價值衝突的問題上，把全球化單純看作在國際範圍內統一運作的一種經濟，認為它是一種“單一化”過程，促成並體現為各國、各民族和各種不同的文明體系之間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的“趨同化”，是非常片面的。全球化所標示的是一種不平等的主體際價值關係。全球化過程的經濟實質和階級實質，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維護其自身利益和價值觀的過程。全球化進程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為參照系，借助於媒體圖景的同步感，它形成生活方式中新的文化理念，即通過某個外來商品、品牌來生產、消費、展示自己的性格與形象。他對海外華人的副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海外華人所面臨的，在成為“全球人”的同時如何把握“民族性”的問題。

最近有則報道，有學者對新加坡華族青年調查發現，兩成多年輕人來世不願重做華人。這些人主要是受高等教育、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主持這項調查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張漢音博士指出，新加坡華族對本身族群的認同感比馬來族及印度族都弱。（19）究其原因，正如吳作棟總理所說：“我們就像一塊漂流的浮木，很容易受到外面世界的影響，缺乏把自己的國家和別人區分開來得獨立個性。這是很嚴重的危機，因為我們在經濟上要能夠生存，就必須越來越國際化。”然而，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新加坡的一個構成部分作為中流砥柱，這個部分必須來自新加坡華人，因為他們占大多數。“如果他們不能充當支柱和基石，我們的社會就會不斷地隨時間改變。這會影響新加坡長遠的結構，甚至影響我們的生存。”（20）目前新加坡大力提倡華文教育，其意義之一就是對西化的糾正。這也是在全球化時代，海內外中華民族應共同關注的問題。

海外華文教育歷來被認為是海外華人承傳中華文化的有效途徑，在全球化浪潮中，仍肩負著承傳發揚中華文化及價值觀的重任。

注釋：

(1) 參見黃枝連：《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2) 《聯合早報》，1998 年 11 月 20 日。

(3) 〈建立全球華人網路世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2000 年 9 月 27 日。

(4) 《廣東僑報》，1990 年 4 月 0 日。

(5) 《聯合早報》，1998 年 11 月 20 日。。

(6)〈菲律賓教育部長安德魯·戈塞萊斯在第三屆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開幕禮講詞〉，《東南亞華文教學通訊》創刊號，第 1 頁，2000 年 7 月。

(7) 《聯合早報》，1989 年 1 月 9 日。

(8) 印尼航空公司曾在散發的讀物上印著：當局禁止遊客攜帶毒品、軍火……以及中國文字印刷的讀物和中國藥品進入印尼。

(9) 《世界新聞報》2001 年 2 月 8 日。

(10) 華聲月報 2000 年 2 月，總第 5 期

(11) 〈建立全球華人網路世界〉(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2000 年 9 月 27 日。

(12) 第三屆東南亞華文教學研討會總結報告(1999)，《東南亞華文教學通訊》創刊號，2000 年 7 月。

(13) 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寬容原則宣言》指出，“寬容是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表達方式以及人道的尊重、接納與賞識。它是由學識、開明、交際、思想自由、良知和信仰所構成的。寬容就是異中求同。”

1996 年巴塞羅納《世界語言權利宣言》更明確指出：“一切語言都是群體特徵的表達形式，同時也是認識和描繪現實的獨特方式。教育始終必須服務於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以及世界各語言社區之間的和諧關係。”（轉引自《1999 年董教總母語教育宣言》）

(14) 《華僑華人資料》，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編印，1990 年第 4 期。

(15) 《華文教育新政策》，《聯合早報》（電子版）1999 年 1 月 21 日。

(16) 參見《華文教育》，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編，第 2-10 卷各期(1993---2000 年)。

(17) 參見朱 宏源：《東南亞華人教育發展之我見：兼論“臺北學校”的設立》，“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臺灣屏東，1994 年。

(18) 吳英成：《全球華語的崛起與挑戰》《聯合早報》2000 年 9 月 24 日。

(19) 《僑務內參》（中國）64 期。

(20) 《吳總理：華人不用華語本地社會將變質》《聯合早報》（電子版）2000 年 6 月 10 日。

略論海外華文教育的多樣性

趙和曼
廣西社科院

由於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港臺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漢語熱”，有人幽默地說學中文有“錢途”，華文教育在海外得到長足發展，這種發展覆蓋地區廣，遍及五大洲。在不少國家，不但老一輩華僑華人創辦的華校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且一大批新移民積極創辦中文學校，使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不斷增加，海外華文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與此相適應，近年來學術界加強了對華文教育的研究，發表了不少成果。其中論述海外華文教育的興衰史、現狀、共同性(共性)的多，探討其多樣性、特殊性(個性)的少。研究近數十年來海外華文教育的共同特徵，如由華僑教育演變成華族語言文化教育；華人在認同所在國文化的同時，強調弘揚中華文化；現階段的海外華文學校均系民間性質，絕大多數沒有納入當地主流教育系列，存在困難諸多等等，對於掌握海外華文教育的來龍去脈、整個輪廓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又不可輕視其個性，必須在瞭解海外華文教育共性的前提下，加強其多樣性、特殊性的研究，懂得世界各地區及國家的華文教育，在歷史、規模、辦學形式、辦學經費、學習環境、師資力量等方面都存在著千差萬別。認清這種多樣性，才能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採取相應措施，從而進一步推動華文教育的持續發展。本文就海外華文教育^①的多樣性的表現、原因、影響等問題談點看法，以供切磋。

一

海外華文教育的多樣性，既表現在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異上面，也表現在同一地區內的一些國家之間的差異上面，還表現在同一國家內的地區之間的差異上面。

世界上五大洲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華文教育均存在程度不同的差異，其中以東南亞地區與北美地區最為明顯。從歷史方面來看，早在 18 世紀，東南亞已出現華僑創辦的少數義學和私塾，19 世紀這種義學、私塾、書室、書院等明顯增加。1901 年 3 月 17 日印尼巴城中華學校的成立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之後東南亞各地的華僑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至 20 世紀 40 年代初期已遍地開花，廣及窮鄉僻壤。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變化，即東南亞華校在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獲得空前發展，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遭到限制、排斥甚至取締而“一落千丈”，80 年代中期以來又得到恢復和發展。北美地區的華校歷史沒有東南亞如此悠久。19 世紀下半

①海外華文教育包括華人的華文教育與非華人的華文教育，本文指的是前者。

葉在美國有少數華僑創辦的私塾，1908 年清政府派內閣侍讀梁慶桂赴北美向華僑勸學，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協助美國與加拿大華社創辦了 10 多所華僑學校。至 20 世紀 30 年代末，美國已有華文小學 60 多所，華文中學 6 所。至 1979 年增到 127 所，1985 年達 304 所。^①美國華校在發展過程中也有興衰，也遭到當地政府的某些限制，但沒有出現東南亞華教的大起大落現象；從規模方面來看，東南亞的華校不但占了全世界華校的絕大多數，而且其規模在世界各地的華校中是最大的，幾百人的學校相當普遍，上千人甚至幾千人的學校也為數不少，個別學校上萬人。例如，菲律賓的中正學院，已有 61 年歷史，現包括幼稚園至大學部（兩年制），1995—1996 學年度的學生人數達 6465 人（幼稚園 1235 人，小學 2507 人，中學 1625 人，大學 702 人，師資培訓班 60 人，其他 336 人），教職員人數 525 人^②。柬埔寨的端華學校，已有 86 年的歷史，二次大戰以前該校本部及一分校、二分校的學生共約 4000 人。目前因校舍不足改為一間教室上下午兩班輪流上課，晚上還辦華文補習班。現在端華學校本部及其分校的學生共達 12000 人^③。而在北美地區，多數華校只有數十名或上百名學生，上千人或幾千人的華校可謂鳳毛麟角。紐約華僑公立學校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是全美規模最大的華文學校，70 年代以後學生人數超過三千。加拿大的卡技利華僑公立學校也是歷史悠久，1993 年學生人數增至 1800 余，成為該國人數最多的華文學校。但類似上述規模的學校在北美終究稀少，而近 10 多年來湧現的數百個周末中文學校成為北美地區華文教育的主流，這些業餘學校的學生人數多的有幾百人不等，一般在 1000 人以下；從辦學形式方面來看，東南亞與北美地區的華文教育，其辦學形式雖然都多種多樣的，但東南亞地區的華校以全日制為主，屬正規的學校教育，已形成從幼稚園到大學的一整套教育體系，也有不少業餘華文班、華文家庭班。還有在馬來西亞檳城、吉隆坡、印尼雅加達、泰國北欖府、越南胡志明市建有 5 所專收台商子女的臺北學校。北美地區的華校以周末中文學校為主，屬業餘的非正規的補習教育，也有少數全日制的華校，從幼稚園到高中為止，沒有華文大學；從師資力量方面來看，東南亞地區的華校教師多數為專職，低學歷者多，師資來源缺乏。北美地區的華校教師多數為兼職，高學歷者多，師資來源雖不那麼缺乏，但受過教師專門訓練者不多，加上教師多為兼職，有的是盡義務，有的薪水不高，往返學校費時，這些因素都對教學效果產生負面影響。

同一地區的一些國家之間的差異，也以東南亞最為明顯。這一地區 10 個國家的華文教育現狀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其中有的相差懸殊。例如，馬來西亞與印尼，前者擁有完整的、全日制的從小學到大學的華文教育體系，至 1998 年年底有 1283 所華文小學 60 所華文獨中（1998 年 11 月 16 日 60 所華文獨立中學全部獲得該國教育部頒發的永久註冊證，而不再需要每年更新註冊證^④）、3 所華文學院（南方、新紀元、韓江學院）。還有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董總），馬來西亞華校教師聯合會總會（教總），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節（每年 12 月 18 日），從而使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在世界

①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頁 431，（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

②黃昆章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育科技卷》頁 62，（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 年）。

③楊豪：《柬埔寨華文教育》頁 11，（東華理事總會出版，1999 年）。

④（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98 年 11 月 7 日。

華文教育中處於一個重要地位。馬來西亞華人因而自豪地說本國是除中國大陸、臺灣、港澳地區以外唯一保留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①。相比之下，後者(印尼)的華教卻是另一番景象：曾經是東南亞華僑教育最發達國家之一的印尼，自政府於1967年關閉所有華校之後，該國華文教育斷層至今。禁用中文已給印尼帶來惡果，造成該國懂中文的人才奇缺。據印尼學者透露，瓦希德政府缺乏在改善印尼與中國關係方面所需合格的中文專家，“由於缺乏會華語的印尼人，印尼和中國官員會談時，通常須靠通曉印尼文的中方譯員作翻譯”^②。雖然印尼政府於1998年解除了華教的有關禁令，瓦希德在1999年12月又一次表示印尼政府已經不再禁止國內設立華校，同時他指出“全球華人必須效忠地主國，但絕對不能放棄中華文化”^③。使該國的華文教育有所發展，但不少人士對其發展前景仍有疑惑。又如，越南與柬埔寨，前者目前沒有正規的華文學校，只有補習性質的華文培訓中心(如“華文普及中心”、“華文外語中心”)，辦下午班或夜學，這些中心主要在胡志明市，不是華人社團辦學，而是在政府調控下由群眾組織(如華文教學輔助會，華文教師俱樂部)出面或由私人辦學。後者(柬埔寨)至1999年上學期，全國共有華文學校69所(均為華人社團辦學)，教師約900人，學生約4萬人^④，柬埔寨有關人士因此認為，該國的華文教育已進入又一個黃金時代(50至60年代是第一個黃金時代)。

即使在同一國家，由於各個地區的有關具體情況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差異，往往造成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華文教育的狀況也不相同。例如在美國，夏威夷的華文教育的歷史與現狀與該國本土的一些州相比都有差異。19世紀下半葉，夏威夷華僑人數增長迅速，曾占該群島總人口的20%左右。19世紀80年代當局實施限制華人勞工入境法令之際，大批日本人進入群島，其人數超過了華僑。夏威夷占人口多數的是土著夏威夷人而不是白人。夏威夷華僑與當地女子通婚者為數不少(1910年曾達到28%)。由於上述特殊情況，雖然美國於1898年兼併該群島後也在此實施排華法律，使入境的華僑移民人數減少，給已入境的華僑造成困難，但總體來說，夏威夷華僑的處境比美國大陸的華僑要好，受教育的程度要高，華文學校較多(20世紀30年代末全美有華校66所，夏威夷占10多所)，1930年在夏威夷進入華文學校學習的華僑子女占其總人數的33%而美國本土只占25%。近數十年以來，到夏威夷定居的中國人大為減少，土生華人占了華人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的同化程度已深，其子女大多上以英語為教學媒介的美國學校。有關資料顯示，1995年，全美有華文學校634所，其中加州有223所，紐約及其附近有71所，德克薩斯州有44所，伊裏諾州有33所，夏威夷州只有9所^⑤。因此，這個群島華文教育的衰落與美國大陸華文教育的蓬勃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

①(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89年7月24日。

②《多維新聞網》2000年8月24日。

③(馬來西亞)《星洲日報》1999年12月18日。

④楊豪：《柬埔寨華文教育》頁4，(東華理事總會出版，1999年)。

⑤黃昆章主編：《華僑華人百科全書·教育科技卷》頁195，(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